

1346 伊本·白图泰游记

「摩洛哥」伊本·白图泰 著 马金鹏 译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作 者

伊本·白图泰
(1304-1377)

摩洛哥人，大旅行家。1304年2月24日，伊本·白图泰出生于摩洛哥丹吉尔的一个柏柏尔人家庭。20岁左右，他出发去麦加朝觐，从此踏上了一条长达75,000英里的旅途，经过了现在44个国家的国土。



译 者

马金鹏

(1913—2001)

原北京大学阿拉伯语副教授、伊斯兰学者。1932 年，被选送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深造。曾担任《月华》主编。1953 年 7 月，马金鹏接受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先生聘书，赴北大教授阿拉伯语。马金鹏一生勤勉，译著涉及语法、宗教、文学等各个领域。《伊本·白图泰游记》译本问世后，为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同时推动了中国和摩洛哥两国的友谊。耄耋之年的马金鹏，用了近十年的时间，以孱弱的病体翻译出版了《〈古兰经〉译注》，全了他平生的夙愿。



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于 1346 年（至正六年）来中国游历，考察中国的风土民情。他先后访问过泉州、广州、杭州以及元大都。返回摩洛哥后，伊本·白图泰将他的游历笔录成书——《伊本·白图泰游记》。这部游记是一部研究中世纪亚、非两大洲历史、地理、民族、民俗等方面的很有价值的旅行家笔录，被许多学者引用。至今仍是研究宋元时代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重要资料。

《伊本·白图泰游记》堪为阿拉伯文学的杰作，但在作者去世几个世纪内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 19 世纪才被西欧的学术界重新发现。1853 年—1859 年，法文版在巴黎出版，引起极大的轰动。后又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出版发行。



ISBN 978-7-5075-4311-7



装帧设计 羽人·高伟

定价：58.00 元

伊本·白图泰游记

[摩洛哥] 伊本·白图泰 著

马金鹏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伊本·白图泰游记 / (摩洛哥) 伊本·白图泰著; 马金鹏译.
—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5.3

ISBN 978-7-5075-4311-7

I. ①伊… II. ①伊… ②马… III. ①游记—世界
—中世纪 IV. ①K9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33852号

伊本·白图泰游记

作 者: 伊本·白图泰

译 者: 马金鹏

策 划: 杨 平 李荣欣

责任编辑: 张超琪

特邀编辑: 王 芳

出版发行: **华 文 出 版 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b.com.cn>

电子信箱: sinoculturepress@yahoo.com

电 话: 总编室 010-58336239 发行部 010-58336270

责任编辑 010-6342761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31

字 数: 380千字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75-4311-7

定 价: 5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وزارة المعارف العمومية

مَهْنَدُ رَحْلَةَ ابْنِ طُوطِيَّة

المسماة

تحفة النظر، في غرائب الأمصار، وعجائب الأسفار

序 一

杨怀中^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于1980年10月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召开了“中国西北地区伊斯兰教学术讨论会”。上海外国语大学《阿拉伯世界研究》主编朱威烈教授与会。当时，我在宁夏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编辑出版了十多种回族历史和伊斯兰教学术研究书籍。我们两人在这次会议上虽然是初次见面，但彼此对对方的学术文化背景都是了解的，确有相见如故的亲切感受。他对我说：“我的老师马金鹏先生，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毕业，几十年来译有《伊本·白图泰游记》的中文译本，你这儿能不能出一下？”他这一问令我兴奋吃惊。因为我知道，《伊本·白图泰游记》是世界名著，也是穆斯林的骄傲，国内尚无译本。英国吉本根据阿拉伯文译为英文，北京大学张星娘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转载了几小节，仅此而已。我想，如果我们宁夏回族自治区出版社出版《伊本·白图泰游记》，是小出版社干了件大事。我将此事给社长做了汇报，他欣然同意，并说：“你先去北京大学和译者见个面，看看译稿再定。”

此间学术会议结束后，我即赴京。在北京海淀中关村十九号寓舍拜见了马金鹏先生。先生惠和文静，彬彬如也，穆斯林老年学者气象。观其案头，译稿盈尺，实足令人敬重。我在京抽读了部分译稿。回银川后，向社领导作了汇报，同意列入出版计划。此后，我前后那两三年的时间将译稿中的繁体字全部改写成简体字。国内阿译中的中文译名，历来不大规范，见仁见智，各随己意。因此请教老先生，使得此译本大致上做到了中译本中的前后一致。译稿齐、清、定。马先生认真地写了一篇七、八千字的序言，详细介绍了伊本·白图泰几次出游地，所见所闻及版本情况。这些话对社领导来说，都是生疏的，他们心中无数，不好下笔签发。建议再写一篇简要的“译者的话”。我考虑发稿在即，如将原“译者的话”退回译者，请其重写，恐怕要耽误发稿时

^① 杨怀中，宁夏社科院名誉院长、回族学重点学科首席专家、宁夏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宁夏高级专家联合会副会长、中国人权研究会理事、《回族研究》主编。

间，更怕节外生枝。经反复思考，最后我和马先生商议，由马先生口述，我笔录，略加修润，成了“译者的话”这篇序文。第三天，交社领导签发了这篇“译者的话”。

此书1985年5月第一次印刷出版。《人民画报》社高级译审阿拉伯语专家李华英先生出访摩洛哥，将此书中文译本赠送国王哈桑二世，引起轰动，该国电视台作了专题报道。1999年，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访问中国，江泽民总书记接见，他对中国翻译《伊本·白图泰游记》这本书表示感谢。

再印5000册

因为摩洛哥国王访问中国，江泽民总书记接见，他提到中国翻译《伊本·白图泰游记》一事，表示感谢。

接见毕，江泽民总书记立即布置外交部、国务院尽快查一查，哪家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名著？译者、编者都是谁？

一查就明白，是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译者马金鹏是北京大学教授，责任编辑是杨怀中。一本书惊动了两个国家领导人，这在我国出版史上恐怕是少有的。

此书是畅销书，早已售罄。出版社也找不到一本。后来，出版社同志来我家，要找两本，呈送江泽民总书记审阅。我说我作责任编辑，每出一本书，总留一本作纪念，但我这一本，因时间太久，书的品相不好，呈送江总书记不礼貌。

后来社领导决定，立即再开印5000册。从这5000册中，挑出十几本品相好的打包速送江总书记阅览。

华文出版社即将出版《伊本·白图泰游记》

当前，国家深化和加大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一带一路”成为国家未来发展的重大战略，向西开放、向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地区开放成为这一战略的重点任务，这也为新时期回族学、伊斯兰学文化、丝绸之路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更加现实的课题。学术界和出版界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作出自己的贡献。2014年6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再一次提到：“甘英、郑和、伊本·白图泰是我们熟悉的中阿交流友好使者。丝绸之路把中国的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经阿拉伯地区传播到欧洲，又把阿拉伯的天文、历法、医药介绍到中国，在文明交流互鉴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中世纪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所写的《伊本·白图

泰游记》即将在华文社出版，必将使古老而年轻的中阿友谊开出灿烂的花朵。
《伊本·白图泰游记》，这个由中世纪阿拉伯人所写的名著很有价值。我作为这部名著的组织者、责编者之一，应邀作序，写出这本书的责编和出版过程，责无旁贷，甚感高兴。

2015年3月28日写于银川自宅

序 二

李华英^①

著名的穆斯林学者马金鹏先生已归真近十五年之久。此时此刻，一种思念之情不禁在我心中油然而生。这完全是出于自己对这位老前辈那丰硕的学术成果和自强不息精神的仰慕。

我与先生只有三次接触：一次是1985年在海淀清真寺参加节日会礼；另一次是1989年出席北京大学穆斯林师生开斋节庆祝活动；第三次是1993年我对先生的造访。尽管这样，先生的其人其事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我就拜读过先生发表在《卫道理论》一书中的论文。再就是不少在北京大学受业于先生的高才生，是我的同行好友，他们对先生的赞誉，以及在和其长子博忠君的交往中听到的有关轶闻趣事，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另外，我和先生之间还有一段不同凡响的往事值得回忆。

提起这件往事，就不得不从《伊本·白图泰游记》（以下简称《游记》）说起：

公元14世纪由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口述、由穆罕默德·本·朱赞笔录的《游记》是一部研究中世纪亚洲、非洲有关国家的历史、地理、自然气候、风土人情的世界名著。19世纪以来，这部用阿拉伯语编著的传世之作曾被译成葡、英、法、德、俄、日等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20世纪初，该书中有关中国部分已由著名学者张星烺先生译成中文，并被辑入《中国交通史料汇编》。但作为伊本·白图泰在书中介绍过的国家——中国却一直没有该书的中文全译本问世。这不能不说是个缺憾。令人高兴的是在上世纪30年代，弱冠之年的马金鹏先生在埃及留学期间便萌发了翻译《游记》的雄心壮志。然而，要把这部反映中世纪不少国家方方面面的巨著从高难度的阿拉伯文译成另一高难度的中文绝非易事。好在这位血气方刚的穆斯林学子言必行，行

^① 李华英，中国外文局资深翻译家，原《人民画报》编译室主任，被誉为对国家新闻出版事业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必果，在先知穆罕默德“万般行事，唯视意向，人之所得，乃其所望”至理名言的感召下，毅然决然地肩负起了这个重任。但是，生活在多事之秋的马金鹏先生，受环境的制约，其翻译生涯并不平静。他时而深居简出，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夜以继日地手不停挥；时而又会因遇到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而不得不把译稿束之高阁。这样一种时译时辍的工作机制，必然大大影响其翻译进度，以至这项工程从发笔到脱稿的时间跨度，竟长达40年之久。此间，他对事业孜孜以求，如痴如狂，常常令人不解，甚至遭到亲友的非议。有的抱怨他自讨苦吃；有的规劝他及早“回头”。但在他看来，作为人类文化遗产，《游记》内涵丰富，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俱佳，把它译成中文，不仅有利于继承人类文化遗产，而且有利于促进中阿两大民族的传统友谊。他深信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绝不是徒劳无益之举。至于他的《游记》译本什么时候才能出版，在他看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他有生之年能不能译好这部巨著。他坚信，有价值的作品，可能被埋没一时，但不可能被埋没一世。他还常常以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在成书300年后才为人所知，后来成为传世药典为例，说明做学问不能急功近利。令人惊奇的是，不管是翻译过程中遇到多大困难，也不管是在“文革”浩劫中受到多严重的折磨，都丝毫没有动摇过先生的决心。相反，每当先生念及老友马坚先生的殷切期望和先师庞士谦阿訇的谆谆教诲，便益发自奋。他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埋头书案。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其翻译任务终于随着“文革”十年浩劫的结束而大功告成。

未料，先生用全身解数，历经几十个寒暑翻译的这部世界名著脱稿之日，正是神州大地百废待兴之时。以至许多出版单位因担心该书没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接二连三地为其亮起了“红灯”。

尽管如此，马金鹏先生并不气馁，而以平静的心态泰然处之。“功夫不负有心人”，先生的高足、上海外语学院教授朱威烈先生，因十分了解《游记》的学术价值，也深知老师的良苦用心，便热情地向当今中国回族—伊斯兰文化学科带头人杨怀中先生推荐了这部译作。“智者识书”，见地深邃的怀中先生见到《游记》译稿，如获至宝，经过精心运筹帷幄，《游记》终于堂堂正正地被列入了宁夏人民出版社的出版计划。

众所周知，任何作品能否出好，关键取决于责任编辑。为了出好这部巨著，同仁们便不约而同地把该书责任编辑的人选锁定在了怀中先生身上。殊不知，这位回族—伊斯兰学术领域不可多得的学者，当时忙得不可开交：为了振奋民族精神，怀中先生正以副主编的身份协助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编辑、

出版多卷本《回族人物志》的工作刚刚启动；为了配合党和国家在民族、宗教领域的拨乱反正，从理论上驳倒“四人帮”在民族、宗教问题上的歪理邪说，怀中先生经常要焚膏继晷，奋笔疾书，以撰写有关学术论文（其中有的已辑入《回族史论稿》一书），更不用说他还要组织、参与多种多样的学术活动。尽管这样，怀中先生在认真参与常规性学术活动的同时，又义无反顾地承担了《游记》的责任编辑重任。

如果说把一部14世纪的世界名著由高难度的阿拉伯文译成另一高难度的中文不易的话，那么编好这部巨著也绝非轻而易举。尽管从译者的资历、能力及其治学态度讲，都值得称道，但在这样一本巨著的译稿中出现一些语焉不详的句子，甚至段落都在所难免。因此，译稿需要必要的编辑加工自不待言。另外，译稿中有的史实需要反复考证；有些人名地名的译法需要统一；还有些专业术语需要规范……凡此等等都给编辑工作增加了难度。为了妥善处理上述问题，怀中先生不知查阅了多少历史文献，也不知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近40万言的《游记》中文译本于1985年8月得以正式出版。从而结束了《游记》没有中文全译本的历史。这在中阿文化交流史上是一件大事，也是坎坷一生的马金鹏先生献给祖国的一份厚礼。作为责任编辑，怀中心先生的欣喜之情是不言而喻的。

由于人们对《游记》中文版问世的意义有一个认识过程，这部译作的出版一时并未产生什么轰动效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游记》中文版的价值便逐步凸现出来，这一点笔者有切身的体会：

作为一个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工作者，自己一直期待着《游记》中文版面世。怀中先生投我所好，于1985年12月23日以此书相赠之后，我马上就被该书丰富的内涵所吸引，也被马老师娴熟的翻译笔触所感动。以至该书很快成了自己爱不释手的珍奇读物。

时过不久，我和马老师之间的那段不同凡响的往事便发生了：

1987年，根据中国伊协的安排，本人有幸应邀前往摩洛哥出席哈桑国王斋月讲学盛会。

由哈桑国王亲自主持的摩洛哥斋月讲学，通常在王宫举行。这年的斋月讲学于5月8日开幕。出席讲学的客位学者近20人，主位学者30多人。此外，还有摩洛哥三军将领、内阁文武大臣、各界社会名流，以及各伊斯兰国家驻摩使节。如此规格的国际学术活动本身就使我大开眼界。但是使我最难以忘怀的一幕，则是自己单独受到哈桑国王亲切接见的情景：5月11日的讲学结束

后，摩方专门为我安排了一次国王的接见。当时与会人员尚未散去，我便在摩宗教大臣阿卜杜·凯比尔博士陪同下向国王走去。国王笑容可掬地同我握手，并热情地对我说：“欢迎你，来自中国的学者！”从而消除了自己的诚惶诚恐心理。借此机会，我谨以中国穆斯林的名义向国王祝福，继而回答了国王的垂询，并向国王呈交了自己的讲稿。随后，根据中国伊协领导的嘱托，把随身带去的三件礼物（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版的原文《古兰经》；2. 马坚先生翻译、改革开放后出版的《古兰经》中文版；3. 马金鹏先生翻译的《伊本·白图泰游记》中文版），一一送到国王手中。尽管在上述三件礼物中，《游记》中文版只能位居第三，但由于它第一次在伊本·白图泰的故乡——摩洛哥出现，其针对性之强可想而知。国王收到这些礼物后连连说：“米资亚尼”（好极了）。并指示在场官员要把上述礼物收藏在博物馆里。

国王见到《游记》中文版时，不禁感到惊喜，他高兴地评论说：“伊本·白图泰几百年前访问中国，说明摩中友谊之久远；在这位友好使者访问中国几百年之后，用中文翻译、出版他的《游记》是件大事，它标志着我们两国友谊的新发展！”最后，国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高兴地说：“愿安拉赐福于你！”

国王谈话间，各新闻媒体的记者簇拥而至，争先恐后地进行现场抓拍，霎时间，这个场面成了摩洛哥举国上下关注的焦点。

接见毕，在场的学者、官员向我表示热烈祝贺不必说，许多新闻媒体的记者纷纷要求对我进行专访。结果，我除了应邀在国家电台发表广播讲话外，还回答了几家报纸记者的提问。其中，答沙特《今日报》记者问几乎占了1987年8月7日该报的一个整版。尽管出席斋月讲学是纯宗教性质的学术活动，但在当地媒体报道自己受到国王接见的消息之后，我一时在异国他乡成了“新闻人物”。连我驻摩大使卫东同志也拨冗接见了，向我表示祝贺；使馆文化处还专门为我举行了一次招待会。从而使我较广泛地接触了摩洛哥的各界人士。在我接触的摩洛哥人中，无论是身居高位的官员、德高望重的学者，还是一般公职人员，都把我视作亲人。有的邀我到家做客；有的以礼物相赠；有的陪我到现代化城市卡萨布兰卡参观；有的邀我到历史名城非斯访问……作为一个普通中国公民，自己受到这样大的礼遇，完全出乎自己的意料。我驻摩使馆文化处的张参赞说：“你以中国学者的身份把摩洛哥人的文化珍宝《伊本·白图泰游记》的中文译本送到哈桑国王手中，是你在这里备受欢迎的原因所在。”由此可见，《游记》中文版在伊本·白图泰的家乡的确产生了轰动效益。

作为向哈桑国王赠送《游记》中文版的经手人，自己的确有一点儿“不辱

使命”的快感。但此项殊荣的享有者应该是为翻译《游记》吃尽苦头的马金鹏老师；其次是为编辑《游记》中文版耗费大量精力的怀中先生。

新世纪伊始，原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接见摩洛哥客人时，马金鹏先生翻译的《伊本·白图泰游记》曾成为宾主间的话题。当客人表示需要若干本《游记》中文版留作纪念时，江主席当即表示尽量满足客人的这一要求。不过，事后有关部门根据江主席的指示，向宁夏人民出版社寻购《游记》之时，该书早已销售一空。在这种情况下，宁夏人民出版社旋即决定重新再版5000册，以应燃眉之急。这就是说《游记》中文版不仅曾让摩洛哥国王感到惊喜，而且也引起了中国国家主席的高度重视。一部译作在十多间先后惊动了两位国家元首，历史上想必少见。这无形中说明了马金鹏老师的远见卓识。在我们纪念这位老前辈归真、缅怀他为中阿文化交流、为加强中阿两大民族的友谊奋斗一生之时，我们祈求安拉提升他在乐园里的品级！

序 三

朱威烈^①

我的老师马金鹏先生归真近十五周年了。博忠世兄来电来信嘱我写点文字，俾以让今人和后人对金鹏先生有更多的了解。此事于情于理，我都义不容辞，而且也是我多年的一个夙愿。我在北大五年（1960—1965），金鹏先生是给我们班上课最多的一位教师，他的学问、为人、教学态度，向为同学们所尊敬和称道，印象十分深刻。只是他生性恬淡、谨慎，平时似乎不太愿意与同学们有过多来往，就是在校园里邂逅，打过招呼后讲话便不多，致使像我们这样的老学生不敢轻易造次，前往打扰。我到他中关村19号府上，大概只有二三次，都是有事禀告，谈完告辞，从未有过海阔天空畅谈的机会。

我对金鹏先生的认识，除了受教的那几年，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我开始呼吁构建中国的阿拉伯学、中东学，随着金鹏先生的《伊本·白图泰游记》、《〈古兰经〉译注》的陆续问世而得以不断深化，越来越感受到他学养的弥足珍贵和他学术贡献的不同凡响。因此，撰文纪念金鹏先生，不仅仅是身为弟子的一项义务，而且从学科建设来看，也是一种责任，即应提倡和弘扬金鹏先生那种数十年如一日默默耕耘的治学精神，不求闻达、专事奉献的学者风范，使我国有志于阿拉伯学、伊斯兰学的年青学子，特别是其中的穆斯林优秀中青年学者，能沿着金鹏先生那一代前辈学者筚路蓝缕的足迹，与国内的同行、同道一起，和谐合作，继往开来，做出自己的努力。

金鹏先生一生的成就，概括起来，一是教学，二是翻译与研究，三是学术传承上的贡献。

教学。金鹏先生对待教学工作一贯兢兢业业，这是他所有学生的共同评价。金鹏先生是建于1925年4月24日成达师范学校的第一届学生。那是一所回民学校，取名“成达”，乃求成德达才之意。我国20世纪最著名的伊斯兰教育家、大阿訇之一的马松亭先生（1895—1992），在他那篇《中国回教与成

① 朱威烈，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名誉所长，教育部社科委综合学部委员，《阿拉伯世界研究》主编。

达师范学校》一文中援引了孙中山先生的话“中国的民族运动，非有回族之参加，难得最后之成功；打倒帝国主义工作，非有回族之整个结合，亦势难完成也”之后，明确阐述了成达的办学宗旨，那就是“促进回、汉的团结，培植回民国家意识，提高回民文化……唯一的方策，（是）养成时代的、适用的回教阿衡师资，利用他的优越权威的地位，来领导他们，来完成这个使命……”马松亭大阿訇的这种办学信念，体现了我国回民教育家具有的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和千百年来形成的爱教爱国传统。金鹏先生作为成达师范学校的优秀毕业生，1932年第一批被遴选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深造的留学生之一，他对成达赋予他的使命始终铭记在心，说“成达师范学校的教育目的是‘三长教育’，即使受业的学生毕业后能担任回民小学校长，回民群众团体的会长，尤其是能胜任清真寺的教长”。为了通过实践检验成达的教学效果，他于1950年出任了上海福佑路清真寺教长，一任三年。后接替他的小桃园清真寺教长、上海伊协主任马人斌先生，对金鹏先生的学问、水平始终十分敬佩，曾多次对我提及。金鹏先生一生的主要经历，是他1953年起在北大执教的30多年。因此，要论他的业绩，首先应谈到他在阿拉伯语学科方面的传道、授业、解惑。

金鹏先生教我们班的时候，是讲师。在我们心目中，讲师的学术地位很高。东语系教授只有季羨林、马坚、金克木等很少几位，各东方语种教研室的讲师加在一起，人数并不多。那时评聘职称，并未制度化，几年不评有人会感到意外。而且特别强调政治标准第一，履历中的一段经历、一个职务，都会变成障碍。也不讲究科研成果，全国的学术刊物、出版社数量极少，再说写文章、翻译、出版书，不是上级布置的，自己主动去做几乎就是有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的真凭实据，谁也不愿去涉险。因此，那时的讲师实际上就是资深教师的代名词。金鹏先生对待教学工作，真正做到了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他是一个十分注重形象的人，无论是白天到外文楼、俄文楼或一教来上课，还是傍晚到40斋学生宿舍来质疑、辅导，从来是衣着整齐、须发光洁。他的庄重和大气举止，倒非刻意为之，而是自然养成；听他讲课、谈话，也总是声调不疾不徐，从容自若。他骑车上班，极为守时，铃响之前，必已守候在教室门口或站立在讲坛前。他一向用阿语讲课，一口地道的阿语标准语，流利纯熟。像我们这样的北大学生，习惯于有意无意地捕捉教师、做报告人讲话中的破绽，一旦抓住，便会当作宿舍里谈笑的话柄。这种情况，老师中也有。马坚先生有一次与我谈到一位新来的外教，见到他时紧张得把带冠词的“学校”一词的复数（Al-Madaris）尾符，仍当作半变尾名词，不敢发齐齿音。金鹏先生的阿语功